



天下名物大观

天下名院

袁伟华 主编



8.2
3

天下名物大观

天下名院

袁伟华 主编

广东旅游出版社

责任编辑:林暹龙

封面设计:卢仲坚

天下名物大观

天下名院

袁伟华 主编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中山一路 30 号之一 邮编 510600)

新华书店经销

茂名永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 160 印张 2400 千字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ISBN7-80653-320-6/K·108

全 40 册定价:2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内 容 简 介

《天下名物大观》丛书，是一套专门介绍中外名胜古迹和名物特色的读物。它分册精选了同类内容的文章若干篇。这些文章，用生动优美的文笔，分别介绍了中外的名城、名山、名水、名址、名场、名街、名塔、名桥、名港、名峡、名石、名洞、名瀑、名泉、名区、名宝、名节、名书、名画、名花、名兽、名鸟、名虫、名鱼、名树、名果、名岛、名食、名歌、名曲、名楼、名园、名馆、名庙、名墓、名堂、名宫、名院、名寺、名雕等方面的知识。内容广泛有趣，文、史、地知识丰富，叙述简明扼要，读来引人入胜。读后能增长丰富的文、史、地知识，开阔视野，陶冶性灵。因此，该丛书是广大青少年了解世界的重要窗口和优良读物。

目 录

中国佛教的第一座寺院	(1)
我国古代的书院	(7)
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	(9)
琼台书院	(11)
陈氏书院	(15)
粤秀书院	(17)
青岛疗养院	(20)
四合院	(24)
北京医学院	(27)
协和医院	(30)
台北故宫博物院	(32)
北京故宫博物院	(34)
中央音乐学院	(36)
中央美术学院	(38)

北京语言学院	(40)
巴黎圣母院	(42)
维也纳歌剧院	(46)
巴黎歌剧院	(49)
悉尼歌剧院	(53)
史瓦奄布佛院	(60)
鲍豪斯学院	(64)
圣凯瑟琳修道院	(69)
昌迪加尔高等法院	(73)
果阿教堂和修道院	(76)
蒙塞拉特圣山和修道院	(78)
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	(80)
巴塔利亚修道院	(84)
圣耶鲁米修道院	(86)
俄罗斯名修道院	(88)
南斯拉夫名修道院	(97)
保加利亚名修道院	(100)
拉丁美洲名修道院	(103)
王家苦修修道院	(106)

中国佛教的第一座寺院

正是“大江东去，佛祖西来”。中国三大宗教中势力最大、影响遍及全国的佛教，并不是“土产”而是“进口货”。只是它不是从海路“进口”，而是从印度经中亚的陆路进来的。这是怎么回事呢？只要到洛阳白马寺并仔细研究一下那儿的文物和历史就知道了。

白马寺在洛阳东 12 公里。从外观看再普通不过了：三间砖牌楼似的庙门，两边是八字墙。唯一与众不同的是寺前有两匹石雕的马。那马也毫无惊人之处，与北方常见的马大小差不多。可要说起这石雕所纪念的两匹白马，那么，它们比小说《西游记》中唐玄奘骑的白龙马还要早六百年呢。

事情发生在东汉永平七年（公元 64 年）。汉明帝刘庄有一天梦见一个身高丈六的金光闪闪的巨人，第二天询问大臣是怎么回事。有人答道，西方有神名字叫“佛”，正是这般形象。汉明帝随即派官吏十余人到西方天竺国（今印度）去取佛法。永平十年（公元 67），这行人行至大月氏国（今阿富汗一带），正好遇上在那里传教的天竺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于是恳请二高僧到汉朝传播佛法。他们跋山涉水来到洛阳，明帝

热情款待并安排他们住在鸿胪寺(相当于今天的外事联络处)。第二年,在城西雍门外三里修建僧院(汉代洛阳在现白马寺之东)。因为当时的佛经是由两匹白马驮来的,所以这僧院就叫白马寺。这寺就是佛教在中国的第一座寺院,千百年来被中国佛门弟子视为“祖庭”、“释源”,即佛教发源地的意思。

这个白马驮经的故事离现在已有 1900 多年了。当时寺前是否有白马石像已无从考证。现有的两匹石马,是本世纪 30 年代主持和尚德浩,从宋代名人魏咸信墓前的石雕中移来的。怪不得看不见它们背上驮的经呢。

的确,两位印度高僧是带了许多经卷来的,在白马寺翻译了很长时间。他们死后就葬在白马寺。现在进寺门后分别向东和向西穿过月洞门,就可看到二位高僧的墓冢:东边的一座刻着“汉启道圆通摩腾大师墓”,西边的一座刻着“汉开教总持竺法大师墓”,墓碑已是明代重刻的了。

洛阳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白马寺又首当其冲。早在汉末的战争和唐代安史之乱中,就遭到严重破坏。唐代诗人张继在白马寺的诗中写道:

白马驮经事已空,断碑残刹见遗踪。

萧萧茅屋秋风起,一夜雨声羈^①思浓。

看,真是一片凄凉。在以后的多次战乱中,白马

① 羈(ji)在外作客。

寺又屡遭厄运。同时,由于白马寺是“华夏第一寺”,名噪天下,所以,一旦时局稍安,条件许可,必定大事重修。经过多次的破坏和重建,原有的建筑早已面目全非。现在寺中的天王殿、大佛殿,是本世纪30年代上海佛教会德浩法师住锡白马寺时,请来江南匠师重新修建的。你看那高高翘起的屋角,真有江南建筑的风韵呢。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1000多年来,它曾遭到封建中央政权数次取缔佛教的“灭法”命令的打击。同时,它又必须面对国内的宗教——道教的竞争。据说,白马寺建好不久,就有众多道士上表汉明帝,斥责佛教虚诞,不如道教法力无边。汉明帝倒也公允,下令筑二高台,让两家比试。道士登东台,佛僧登西台,用火焚经以较真伪,结果道经顷刻化为灰烬,佛经烧不着反而大放光芒。这两个夯土台一直保留了下来,就在白马寺院外西南方向。台上原有一碑,叫“东汉释道焚经台碑”,现已迁入寺院内。这个传说以今天的科学知识分析,自然是佛教徒大事夸张以讹传得来的,但确实是当年宗教间激烈斗争的反映。

在白马寺看到的不仅是建筑的变化,也是佛教本身在中国的变化,就说天王殿中的“四大天王”塑像

吧。四天王原是佛教中守护世界中心须弥山的护法神,来自印度,有名有姓:那拿琵琶的是东方持国天王多罗吒,握伞的是南方增长天王毗琉璃,握龙的是西方广目天王毗留博义,托塔的是北方多闻天王毗沙门,可如今不但穿的衣服成了中国唐宋时期的武将服装,连眼睛、鼻子都同中国毫无二致了,“入乡随俗”以至于此。你若请教庙里的和尚,他们会告诉你,这四大天王负责风调雨顺——托塔为风,拿琵琶为调,持伞为雨,握龙为顺。再看那天王殿的屋脊,果然有:“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字样,看来释迦牟尼也过问起中国的国事和农事来了。又如那弥勒佛,大肚包容,笑容可掬,但佛教中的弥勒佛本来是个瘦子,宋以后才按照五代时中国著名的肥胖的布袋和尚的形象,改成如今这副富态样,博得男女老少的一片欢心。这说明,现实社会中的人总是根据现实需要,按照现实的形象来塑造神的,而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只是在它逐渐适应中国的需要不断调整自己的面貌后,才在中国生根落户的。

俗话说:“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白马寺的许多佛像都是近代重塑的,可是你千万不能低估菩萨所代表的佛教文化的影响。自建立白马寺后的1900多年中,佛教文化已成为中国封建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并且直到现在还影响着我们呢。我们今天使用的许多词汇都来源于佛教经典,比如“世界”、“实际”、“清规戒律”、“宗派”等。白马寺和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对于中外交流的贡献,功不可没。因此解放后,白马寺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那么,能不能在面目全非的白马寺中找到一些早期的文物呢?能,不过,你得仔细一些才行。除了寺院外的焚经台,在院内也有不少痕迹:山门砖券上有几块楔形青石,刻有“左仲”、“李部”、“李伯”等工匠姓氏,从字体上看应是东汉遗物,是汉代高度发达的拱券技术的证据。类似的砖块在大佛殿的墙上也可找到。

另一处是白马寺最后一组建筑叫清凉台,是一座6米高砖砌高台,相传是汉明帝刘庄避暑读书之处,印度二高僧来后即在此处译经。台上有阁叫毗卢阁,东西有二配殿为摄摩殿和竺法兰殿。殿内供二人塑像。这些建筑都是清代以后重建的,但在高台的西侧墙下,还保存了四块1.55米见方的巨大的石柱础。它可能是唐代以前甚至是东汉的遗物。汉代存在过许多高台式建筑,虽没有实物遗留下来,但从出土的汉代画像砖上却清晰可见。在汉代,清凉台一带很可能周围有回廊、中间为台基、上部有高阁的高台式建

筑。从建筑史研究的角度看,白马寺内仅存的这不多的汉代遗迹,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

白马寺还有一些唐和唐代以后的珍贵文物,如大佛殿前的唐代经幢,寺东南方的金代的齐云塔等。特别是殿内的元代夹纆塑造的十八罗汉像。这些罗汉已经在寺内站了600多年了,可至今仍然气韵生动,神采奕奕,呼之欲应,极富艺术价值。原来伽蓝殿中的石雕弥勒菩萨像,也是罕见的艺术珍品,可惜在旧社会被盗往美国,现藏于波士顿美术馆。

中国佛教的第一座寺院——白马寺是不朽的。

(苏之轼)

我国古代的书院

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和学术研究机构。它从中古延续到近代,存在达千年之久,对我国古代教育和学术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书院这一名称起源于唐代。唐代非常重视经书典籍的收集、收藏、校勘和整理工作,并为此设立了专门的机构,这便是最初的书院。唐代私人读书、治学的地方也叫书院。最早的私人设置的书院是张九宗书院,它比官方的集贤书院早 90 年。在活动内容上,官方的书院只是管理经籍图书以备咨询的机构,私人书院则聚徒讲学。

唐末五代,战乱连年,致使官学废弛,到宋代初年,统治者忙于军事征伐,无暇顾及文教。这样,教育事业多靠私人讲学维持,因而这个时期书院有了很大的发展。著名的有白鹿、岳麓、应天、石鼓、嵩阳、茅山等六大书院。它们大多在唐末五代之后,由私人隐居读书之所发展为“建屋置田”,聚徒讲学,而且地点多选在山村僻静的地方。南宋的书院比北宋的更为兴盛,这与理学的盛行有着密切的关系。著名学者朱熹

对当时书院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并对书院制度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他为书院确定了条规,对书院的宗旨作了系统而详细的规定,并首开了名儒大师在书院讲学之风。元代书院比宋代更盛,但由于官方控制很严,所以没有什么特点。明代学者王守仁对书院的影响极大,他先后在龙冈、贵阳等书院讲学 20 多年,把书院变成了研究和宣传自己的学术思想的基地。明代还有著名的东林书院,它讲学的特点是敢于“讥议朝政,裁量人物”,反对“阿权势”,提倡关心民生,在当时知识分子中有很影响。到了清代,统治者对书院采取抑制政策,形式上大加提倡,实质上严加控制。随着封建制度的崩溃,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清政府在人民的要求下,改书院为学堂。

(师德军 成 敏)

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

白鹿洞书院在庐山五老峰下山谷中。朱熹于南宋淳熙年间来此讲学，重修院宇，订立教规，并奏请皇帝赐匾额和御书，从此书院声名大振，成为南宋书院的典范。院内还有 360 多间古式建筑，主要有礼圣殿、御书阁、明伦堂、思贤台等，内藏唐代著名大画家吴道子所画的孔子像，以及历代题记碑刻。

岳麓书院北宋时就很有名。南宋孝宗时，这里请著名学者张栻(shì)主持教事，朱熹从福建来长沙与张栻论学，在书院讲学。20 多年后，朱熹任湖南安抚使，扩大书院规模，学生增多，当时称“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朱熹讲学时，书院里挤得坐不下，盛极一时。宋理宗时，大事提倡朱熹的理学，追尊他为太师、追封信国公。下诏学宫祭祀朱熹，并赐岳麓书院匾额。现在的建筑是同治七年(1868 年)所修，古朴典雅，犹可想见当时盛况。除此以外，朱熹在福建武夷山留下的遗迹也很多。福建崇安县的武夷山是我国著名的风景区，方圆 60 公里，四面溪谷环绕，不与外山相连，有“奇秀甲于东南”之誉。全山 36 峰，99 岩，

72 洞,108 景。主要名胜集中在九曲溪一带。游览九曲山水,乘竹筏从星村顺流而下,盘绕山中大约 7.5 公里,半天便可看尽两边的山峰。其中溪口的大王峰、二曲的玉女峰、五曲的天游峰,都是武夷山著名景胜。朱熹曾写过一首《九曲棹歌》,详尽描绘了沿九曲溪游览一路所见的风光。他对这里特别熟悉,因为他少年时就跟随武夷山的学者刘子翥读书。后来又以“提举”的职务,主管过大天王峰下的冲佑万年宫,这是宋代著名的道教活动中心。从淳熙十年(1183 年)起,朱熹在五曲隐屏峰下的紫阳书院讲学达十年之久,学生众多,影响很大。现在尚有仁智堂、隐求室、观善斋、寒栖馆、晚对亭、铁笛亭等建筑物,统称“紫阳书院旧址”。朱熹还研究过九曲溪两岸悬崖洞壁中的架壑船棺,这是古越族一个支族的葬具,外形像船。朱熹认为这是少数民族部落遗存下来的。经本世纪 70 年代福建省博物馆的调查和考证,测定这些船棺已有 3000 多年的历史。武夷山名人石刻布满峰壑崖壁,大多是宋明以来的名人学者、文官武将、羽客高僧留下的。

(葛晓春)

琼 台 书 院

“广州好，马红艺名扬。谢宝高风歌正义，窦娥冤血断人肠，警世是歌场！”这是曾任广州市长多年的朱光同志所作的《广州好》。“马、红”乃指著名的粤剧艺术家马师曾和红线女，“谢宝”和“窦娥”，是粤剧《搜书院》和《关汉卿》里面的主角。《搜书院》是“粤剧改革的里程碑”，问世已达 30 年，剧情来源与海南一段掌故有关。

有海南琼州道台署中，有道台夫人之女失去了金钗，便命侍女紫莺前去太和庵求神问卜，巧遇琼台书院书生张日汶在此游玩，俩人互生情愫。道台拟将侍女嫁与镇台为妾，她知道后乔装私逃至书院，道台便下令镇台搜查书院。掌教谢宝挺身而出，拒绝检查，后来闹至道台亲自动身过问，但这个侍女已被谢宝暗中藏于轿底放走。张生与侍女终成美眷。

这段故事反映在海南琼剧里，却有些不同。是镇台侍妾到圣母宫进香时失落金钗，为书院张生拾得，